民族文学的边地与书写的意义

——评聂茂《民族作家：文化认同与生命寻根》

□杨正兴

我与聂茂是30多年的朋友了。我们都是农村里的苦孩子，跳出农门后，一起到长沙打拼，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他才华横溢，十分勤奋，又不安于现状。他在媒体做得顺风顺水时，为了更高目标，他放弃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切，只身去国外留学，从零开始，这样的勇气，一般人的确做不到。学成归国后，他到大学任教，由助教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学科带头人。可以说，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励志故事，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这些年，我知道他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学评论，聚焦文学湘军这一块，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以为只是“为稻粱谋”，也没在意。直到去年底，他一下推出7部专著，送给我一套，真是让我又吃惊又敬佩。他知道我是侗族人，对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十分关注，便指着其中的一部写瑶族作家的书《民族作家：文化认同与生命寻根》（中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说“可以看一下”。我立即打开这本专著，认真读了起来。

说实在的，在全国的文学版图上，江华的分量曾经微不足道，至今也谈不上是重镇；在湖南的作家序列里，江华也不在中心地带。它一直在闪烁，却少有人看到它的光芒；它一直在生长，却少有人知道这粒种子的能量！但这并不影响江华作家对生命孜孜以求的思考、对世界近乎静默的注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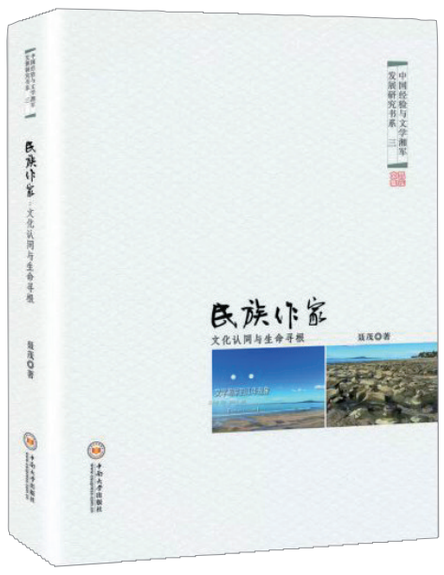
江华文学有共同的精神底色——澄澈、通透；他们有共同的民族风情——传统、神秘；他们有共同的诗性特质——瑰丽、多情；他们有共同的审美基因——超越、野性.凡此种种，都让他们呈现出迷人的色彩，但在纷繁多样的浮华和物质享受的迷离面前，他们没有成为读者的宠儿，甚至成为被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研究界遗忘的领域。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文学的“富矿”被冷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损失。面对这样的窘境，聂茂以一个学者的担当和文学研究者的直觉，深入这片边地领域，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中国文学颇具表现力的场域——在3000平方公里的偏远区域内，兼具地域与民族特色于一身的江华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生长空间，成为了文学书写的沃土。

江华是全国瑶族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瑶族自治县，在这34万瑶民中，涌现出4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个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以及近百位市县级作家协会会员，并有一人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多次获得省市“五个一工程”奖等。这样的文学成绩足以令聂茂刮目相看。然而，世人只知文学湘军，而不知有江华文学。江华作家虽然在文坛崭露头角，并显示出了共同的精神底色和民族认同感，但仍然缺乏学术意义上的深层挖掘和艺术意义上的规范厘定，这项工作的完成需要深厚的学养和充分的耐心，更需要研究者对民族文学深深的热爱和对江华作家系统性的认知。聂茂决心把江华作为一个民族作家研究的个案，对它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其成功的秘密所在。

聂茂注意到，民族传统和神话传说是江华瑶族作家群的直接背景和书写对象。对于民族和地域文学，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大多重视其地域要素和民族风情，并以此为归类标准和分析依据。不过，仔细地推敲起来，将江华文学仅仅定义为民族和地域文学，并以此为研究的切入点，虽有依据却终嫌单薄，这种分析缺少对写作实际与文学文本的深入体察和辨析。基于此，聂茂使用了西方文学中的隐喻、原型、复调、反讽等理论，以及中国诗学中的意象、意境等概念，努力展示其艺术价值和文学痕迹。

如果抛开评论家对地域文学的惯性思维和个人化偏见，抛开民族和地域文学所具有的既有价值判断，我们宁肯把江华文学理解为在艺术性、民族性、地域性上进行融合的群体性尝试。只是这种尝试较之天马行空式的文学书写要显得复杂、纷乱一些。它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呼唤、赞美甚至仰仗着民族、地域文学的主题、情绪与语言，另一方面又积极吸收现代性的精神和艺术特质，这种奇异的交叉乃是江华文学所代表的中国民族地域文学的主要特征。聂茂准确地抓住这种特征，充分展现了它的全部复杂性。

聂茂的这个专著把县域文学作为对象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研究，并成为民族文学、地域文学研究的典型样本。这种研究至少表现了聂茂弥足珍贵的品质与能力：敏锐、勇敢、渊博和耐心。今天的学人可能会理解其敏锐和渊博，却未必会理解其勇敢和耐心。江华文学的影响力远远没有达到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碑立传的深度和水准，但是作为当代文学的参与者与推动者，聂茂的研究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小邮票上悉心精读、专心雕琢，旨在为文学发展提供当下意义上的光明指引，哪怕是一把火，或者一盏灯。多年来，聂茂一直对江华作家的作品保持关注，并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研究，从这个意义说，这本专著更是耐心、责任和意志打磨出来的书。所以当《民族作家：文化认同与生命寻根》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对县域文学的研究：绵



密透彻的逻辑、鞭辟入里的分析、精当合理的论断，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全部学养和才情。我能想象各位作家和学者在初读书稿时的那种惊讶与感奋。在各种文学研究对经典做挖地三尺一样的细读时，读者经常用了无新意和穷经皓首来形容，就是因为少有学者敢于突破现有的研究边界，对崭新的研究板块做开拓意义上的细致研究。因此聂茂的卓然不群，使我们感到了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更使我们在选择文学研究的命题时有了一个直接的榜样。

我对聂茂自觉自愿地走到边缘俯身躬读并举起了旗帜，心生敬佩。所以我们才强调坚定和耐心对于一个学者的重要性，在关键时刻只有坚定才能把知识转化为创造。从思想与文化影响的角度看，聂茂的概括与命名使原本处于遮蔽状态的江华文学开始自我发现，他唤醒了江华著作者们作为作家与作为作家群的自觉，并因此使他们渐成气候；同时他的研究与指认也使社会看到了江华作家群的存在，从而使这种存在固定下来。在文学史中，很多未被总结、确认和概括的文学现象往往在形成影响并达到自身成熟之前就归于湮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聂茂是江华作家群的塑造者，这也正是聂茂在文学边地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黎乡笔耕谱心曲

——评胡天曙的散文集《竹雨轩笔耕》

□毕光明

在海南黎族作家群里，胡天曙是以诗歌与散文的高产而渐成气候的。读大学他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校期间热衷于文学活动，是文学社的副社长，不过专业学习给他打下的基础是旧体诗词的写作，这是他艺压同侪的地方，因为他这代人少有掌握旧体诗词格律的，而胡天曙的律、绝、长短句，不仅产量高，且大多中规中矩，令人称奇。到目前为止，胡天曙的创作，其文学价值最高的，还是他的旧体诗词，有《翠轩流韵》为证。不过，他的自由体诗也有可观之处，在诗集《黎乡秋声》的序言里，我为之做过点评，此不赘述。而散文在他的创作里占的比重最大，他已经出版过散文集《黎乡溶溶月》，现在又为读者奉献了他的第二本散文集《竹雨轩笔耕》（以下简称《笔耕》），说明散文是他表达生存经验与感受的重要方式。从这本新的散文集里，可以看出这位从黎乡走出来的文化人与故土、亲人、民族传统生存方式及其变更以及民族地区新生活深切的精神连系。

胡天曙出身于黎族农家，通过读书得到工作进了县城，教书育人的稳定而安逸的生活让他感到满足，这份满足感是他在教学之余勤奋笔耕的心灵活水，现实的生活感受与对往事的回忆就是通过主体的心境而流到笔端变成一篇篇文字的。对于由乡而城的胡天曙来说，在小城里过着悠然自在的生活，一面经历着改革开放时代城乡的变化，一面保留着过往岁月的故乡记忆，还时不时以城里人的身份回乡村探亲访友，这种恰到好处的城乡、今昔距离，营造的正是情感充盈的审美心理空间。胡天曙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儿时感受过大集体时代的乡村贫困，但那时生活的担子还没压到他的身上，乡村留给他的更多的是儿时的欢乐，后来读书参加工作离乡居城，于是故乡的人事和风物对他而言更多是精神的存在，是审美的对象，是不断激起他的言说冲动的生活画图。《笔耕》的大部分篇什与他出生的黎乡有关，说明对于故乡的记忆和对亲人的感情构成了他内在生活的主要内容，散文创作对它的表现实乃爱的心曲的吟哦。

《笔耕》讲述黎乡情事，富有民族特色和历史感，是一个黎族文化人对本民族生存与生活方式以及这个民族的质朴品性的恋歌。胡天曙的家乡在海南岛的南部丘陵地带，这里的黎族同胞历来以耕种为生，稻谷一年两熟，旱地里还种玉米和红薯、木薯，茂密的热带丛林里藏着野物，还可供狩猎。生存繁衍于这里的人类得天独厚，由于雨水充沛而又阳光充足，作物容易繁茂，瓜果四季飘香，人们付出多少辛劳便得到多少回报，黎族人因此勤劳而相互友好，民风淳朴，文化风景独异。直至上世纪90年代，黎族地区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痕迹，它不是生产方式的落后，而是热带海岛自然条件给予的便利。《笔耕》写到的砍山园就是黎族传统的种植方式。建省后的海南，发展旅游产业，保护自然风貌，这种生产方式才被禁绝。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黎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发生变革，走向现代，特别是县城，在城市化建设的热潮中，胡天曙所在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县城保城镇，被打造成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十分现代化的精致小城，以县城的变化为标志，民族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惟其如此，城乡的差距被拉大。在现代化建设中受益的城里人，在回望乡村时加强了幸福感但也必然伴生怀旧感。现代化越是在现实中重造了世界形象，覆盖了旧日的生活图景，逝去的和尚存的旧的生活形式在现代人的心中越是凸显出它的价值。《笔耕》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也正在这里，因为它不仅是黎乡风情的赞歌，也是民族生活的挽歌。

在《笔耕》里，对故土的眷恋是与血缘亲情交织在一起的。父亲的牛轭、母亲的菜园，记录下的是父辈的勤劳和坚韧，内里倾注的是儿女对父母默默承担生存责任的感恩之情，扩大一点看，这样的书写，又何尝不是黎族有文化的一代向延赓生存伟力和善良品性的民族先辈的致敬。出现在《笔耕》里的“父亲”，有和老牛耕作的图景，那是“丰收画轴不可抹去的浓墨重彩的一笔”（《父亲和老牛》）；有与邻县同年的终生交往，两人“虽相隔百里，但他们心心相印，为莫逆之交，至死不渝”（《飘在乡酒中的同年》），那是贫困岁月里最真挚最纯洁的友谊；有“生活的酸甜苦辣在琴线上纷纷扬扬”的老木琴，“琴声，是父亲的灵魂，也是他生命的依托，是对生活的眷恋，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父亲的琴声》）。《笔耕》一再写到的母亲，不仅怀有普天下母亲共有的母爱，身上还带着民族文化烙下的特有印记，母亲是黎族物质文化的承传者。《母亲的麻被》记下了儿子目睹过的母亲从进山砍树、剥树皮、煮麻皮，到穿针引线织麻被的全过程，母亲掌握的是黎族的传统纺织工艺，而耐心细致的劳作带给儿女的是身心的无比温暖。

故土长存于游子内心的，不单有亲情，还有家乡特有的器物与物产、自然风景、乡风民俗、童年趣事、令人发馋的美食，等等。《笔耕》几乎写到了黎乡生活的方方面面。老井，老树，船型屋，木臼，棕油，柴方，黎姑的尖顶草帽……每一种器物一经图绘，都是民族生存的历史记忆，在厚重里饱含绵长的情意。黎乡的风景是迷人的，村子边，“山榕蓊郁，秀椰亭亭，翠竹娟娟，蕉绿椰甜”（《遗落的过年韵味》）；山林外，“青峰如黛，溪泉清澈，红蟹鼓眼举螯，横行流溪里，觅食岩石上。鸟声悦耳，草坪绒绿，林果挂满树枝”（《玉粽缕缕香》）。然而，黎家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更让人觉得珍贵。乡人淳朴友好风习，从古到今不变，如围猎时，头枪者得半边，余者参猎者平分，无论老幼，各得一份；过年杀猪，猪肉会给左邻右舍送几斤，以表心意，邻里又回送其他物品，互相往来，其乐融融。。《笔耕》的这些记述，在浓酽的乡情里散发出民俗学的意味。

乡情散文，作者津津乐道的往往有童年趣事，《笔耕》也不例外。如《木薯之味》回忆从前与村里的小伙伴常去野外放牛时烤山木薯，美味经由感觉系统转化为心理留存，童年记忆在怀旧散文里就活色生香了。写儿时吃过的美味，是《笔耕》这一心灵之歌的重要乐段。文章详细地写了黎家米酒的酿造过程，也写了米酒凝聚族群的功用。劳作之余的酣饮，是黎族原生态生活的场景之一。或许可以说，正是饮酒、写酒，胡天曙才不愧是黎民族的代言人——米酒流进血液，族群的文化性格才能通过文学写作得到诗性的呈现。

诗歌起跑的力量源泉

——读加主布哈诗集《借宿》

□阿苏越尔（彝族）

还没有和加主布哈见过面，但他的诗歌却时常映入眼帘。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中国大学生诗人群中，加主布哈以其鲜明的抒情特色和过硬的诗歌质地而出类拔萃。作为一名年轻的诗人，他在诗歌道路上的起跑令人刮目相看。

加主布哈起跑的力量来自于故乡。故乡是诗人在人世的借宿地。他要“编织一个故乡”，因为“故乡还没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这无疑是物质和实体的故乡，更是精神和灵魂意义上的故乡。这样的故乡，承载了太多的爱恨情仇，寄托着无穷的遐想和无尽的回味，埋藏着生命的底色，一经诗笔触碰，就会发散出一派生机。这样的抒写不是推介和展览，而是倾诉和依偎，丢掉了一切的绚丽装饰，依然由内而外透着无需多言的温暖。只有在故乡的怀抱，一个诗人的倾诉才这样情不自禁、动人心弦：“阿卜桥勒莫，我的谦卑之地/我也不再年轻，话变多了/想说的话，却总是/到嘴边就被岁月偷去/阿卜桥勒莫，我的故乡/我想回家了。”因为有之前的想说而又欲言又止做铺垫，最后的一句“我想回家了”变得分外有力、言浅意深。这就是作为借宿地的故乡给予诗人的客观力量。

加主布哈起跑的力量来自内心。在他这里，肉体是内心的借宿地。为经历过的事物留下的抒写即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现实生活一旦在诗人的内心沉淀下来，诗歌就不再是一种事物复原的方式。诗歌中的事物只有形神兼备，才能不断被赋予事物思想和情感的特质，如此的抒写才算通透，才能剥离出事物的芬芳。加主布哈体悟：“我是我自己的山脉/我在自己的身体里放火。”他审视自己：“我路过自己，头发凌乱/路过一切在念想里平安住着的人。”偶尔，还会物我皆忘、浑然一体：“将失眠的杯子在黑夜倒空/把自我倒挂，在一堵生活的墙上。”

加主布哈起跑的力量来自于生活的时代。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彝人，加主布哈已经借宿在汉语中，这是无法逃避的宿命，也带来抒写的崭新机遇。作为一名在成都的大学生，他有机会接触形形色色的汉语诗歌。在比对和尝试中，他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抒写方式，彰显诗歌能量的写作风格已具雏形。这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神授，也可能是辗转反侧后的幡然醒悟。比对和尝试的过程关乎诗歌技艺，也关乎人生态度。不管怎么说，加主布哈已接近时代抒写中的个人位置。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及和解、个人与群体的冲突与和解，这一切饱满的意绪深深贯穿在他的诗歌中。“这一生中，我们可以/失去多少次拯救自己的机会？”，“夜，在我的体肤之内你尽可/翻身，睁眼，轻声咳嗽。”拟人化的夜和夸张的体肤都是诗意扩展的源泉。游离于情思的任何技艺都是烦冗的，好在加主布哈懂得适可而止。

诗歌写作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神灵，在人世若隐若现，我们却都前赴后继，跟踪追击。在追寻之中我们即获得了言词的力量，也获得了诗歌的途径。

加主布哈的起跑是有力的，但还不至于无可挑剔，这寄望于时间和个人修炼。

因为诗歌，加主布哈没有虚掷自己平凡的生活经历，也没有闲置自己非同寻常的文化背景。这些都生动形象都活在他的诗写中。他诗歌中很多意境看似零碎，主题却一以贯之。我读到了诗人对故乡的深情厚意，也品味到了对传统的无限敬重，对现实的无情拷问。总体来说，诗歌的语言线条流畅、朴素，质地圆润、温暖，意像空灵、留白，不枝不蔓。汉语诗歌伟大的传统在这里受到珍视和延续。让我们记住一往情深的加主布哈，记住他念念不忘的故乡：阿卜桥勒莫。

广 告

长江文艺 创刊于1949年6月 2019年第05期

《长江文艺》原创 第05期

小说坊 中篇
美丽城 | 阿 袁
刘一一的天堂 | 弋 铧
中篇
雷克雅未克的光 | 文 珍
雪落西门 | 刘鹏艳
巨岛海怪 | 王 梆
燕尾镖之光 | 徐汉平
面对面 “没有谁比女人更知道爱的存在和虚无” | 吴佳燕 阿 袁
家乡书 风味 | 胡竹峰
诗空间 我喜欢所有来历明确的事物（10首）| 张执浩
大风吹散了星星和尘埃（6首）| 王兴程
我也没能从落地的花瓣中认出（8首）| 夏 午
自由谈 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卷化问题 | 刘大先
民族记忆的书写与自我族性的现代性塑造 | 蔚 蓝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定义的新思考 | 杨 彬
笔记本 一场生与死的“炼金术” | 苏 也
新推荐 我的猫正在消失 | 小 珂
三官殿 互鉴，以美术馆为发生地 | 夏 梓
刊中刊 麦苗青青 | 夏艳平
翠柳街 身体里的光，去得最远的地方 | 丁东亚

《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第05期

自在说 写作让我在文字里幸福 | 马金莲
再发现 父亲的雪 | 马金莲
满儿 | 马金莲
从漫天白雪到少年满儿（创作谈）| 马金莲
好看台 中篇
在柯香女士墓前的讲话 | 叶舟
问津 | 计文君
摔不死的人 | 阿微木依萝
短篇
水师的秘密 | 马笑泉
死亡证明 | 李静睿
推手推 或许顶顶红 | 刘诗伟
民族风 天鹅 | 戴琳
再回首 寓言：刘政德雕塑艺术展 | 傅中望
翠柳街 何处求一夜安眠 | 鄢莉

地址：武汉市武昌东湖路翠柳街1号 电话：027-68880620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37/1
邮发代号：原创 38-6 选刊 38-411

真文学 好作品

作品 上半月刊 二〇一九年第五期（总第七百二十六期）要目

头条 寻找约翰·列侬墙（中篇小说）……夏 榆
虚构 魔笛（中篇小说）……方丽娜
良马逐（中篇小说）……周子湘
刘十一（短篇小说）……霍竹山
发现 如梦的真实和梦的真实（随笔）……吴昕孺
何妨吟啸且徐行（随笔）……陈蔚文
记录 天阴：海上偶记（散文）……陈峻峰
你却带不走珠江（非虚构）……丁 燕
类型 记忆储存师（短篇科幻小说）……王秀梅
专栏 盛世道商战（随笔）……艾 云
黑塞：战斗的一生（随笔）……兰 川
手稿 其他的交给时间（散文）……温亚军
汉诗 短诗精选……周 簌 戴潍娜 袁绍珊 横行胭脂 贺林蝉 袁永革 冯瑀珊 张 静 孙 洁 贾浅浅 王 卿 宫白云 苏隐没 宋桐青 陈映霞 木 木
评刊 愿每只特立独行的猪都能被温柔以待（评论）——野莽《逃婚记》评读……熊焕颖 柏 相 王晓娜 叶瑞芬
荐书 封二：叶小辛《空港》 郭沛文《冷雨》
封三：慢 三《暖气》 真 真《友妖经》

社长：杨克。副社长：郑小琼。副总编：王十月。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15.00元。零售：20.0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

西湖

2019年第五期要目

新锐 袁滕小说二题
假如生活没有欺骗你… 陈笑黎
极光落在裙摆上 …… 张祖乐
独自离开 …… 佟 琦
同学 …… 林 宕
嗅神 …… 姜琍敏
马越波的诗 …… 马越波
胡理勇的诗 …… 胡理勇
缓慢的消失 …… 邵风华
“老派”的腔调与味道… 张林华
在深圳与小镇之间 … 方 晓
他日相逢一杯酒 …… 卫 鸦
乡土世界的消逝与招魂
——赵志明小说集《万物停止生长时》讨论
…… 栏目主持：杨庆祥
人和自然的新关系——“准自然：生物艺术、边界与实验室”策展人魏颖访谈
…… 栏目主持：邓菡彬